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秦珍子

漫长的寂静被一名护士的到来打破了。

护士是来借东西的，要止血带和吗啡。黄俊记得，随她一起来到的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废墟下，8号幸存者生命体征稳定，但双腿被卡住了，人要活着出来，可能得牺牲腿。

这是2022年5月2日凌晨1点，在长沙望城区自建房倒塌事故现场，救援已经持续了超过60个小时。黄俊是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骨科医生，专攻创伤。事故发生后，他作为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成员，进入现场待命。那里已经集结了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长沙市120急救中心等多家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

一条街上都是消防车和救护车，黄俊回忆，但是人（幸存者）出来得很慢。8层的建筑物垂直坍塌后，高度瞬间压缩至不到两层，同时挤压着紧邻的两侧房屋。救人，要一边小心地掏，一边加固通道。

抵达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黄俊都在等待。他周围人声鼎沸，机械不停，灯光明亮，但为了准确捕捉生命迹象，也因为救援都在废墟之下，现场听上去总是“一片静默”。在这个安静的夜晚，真正的难题即将出现。

保命还是保腿

到4月30日下午，已有5人获救。雷达探测仪在废墟中发现了新的生命迹象，不止一个人。根据消防救援指挥部发布的情况，新发现的6号和8号幸存者距离很近。指挥部决定，从相邻的西侧建筑破窗进入废墟，斜向下开辟一条通道。

大的器械不敢用，消防员只能用磨、撬棍、斧头、电动剪。挖出一点空间，马上用木方和钢柱顶撑加固。预制板、水泥墙、砖瓦被一点点切开，救援通道上挡着的一台大冰箱，磨了近200片砂轮。

这条路打了20多个小时，6号幸存者终于被带离废墟。

距6号两米远，大冰箱的另一侧便是8号。如果不切冰箱，就只剩一个小孔洞，周围是倒塌的坚硬梁柱，上方隔着几层楼板则是9号的位置。更麻烦的是，8号的双腿被压，完全不能动弹。

直到11日深夜，在经历了一次救援通道小幅度坍塌后，8号还是没能出来。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出现了：保命还是保腿？人要快点出来，腿留不住；人出来得晚，腿压得久可能还是留不住，都得做好现场手术的准备。

救援一线上的医护人员知道，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的车上，有更齐全的药品和设备，甚至还有CT室和手术室。

与匆匆赶来借麻药和止血带的护士交流后，黄俊赶紧和医院沟通，要了一支麻醉团队。

在这位外科医生看来，截肢是技术难度不高，但决策门槛极高的一项操作，更何况是现场截肢。

他坐不住了，加入医疗组的讨论，得知是一块巨大的预制板压住伤者的小腿下部。到底应该慢慢刨还是先保命，有人提出，这个人不快点救出来，可能会耽误救下一个人。也有人认为，被压了这么久，腿压得久可能也挽救不了了。

黄俊不否认这种可能性，先保命，再保肢体，也是一些医疗原则，但他还是反对截肢。

基于我的专业判断，我觉得不一定。他说，人类小腿的供血系统多，有胫前动脉、胫后动脉、侧支循环。预制板压下来，不可能完全阻断这些系统，腿还有希望。



2022年5月2日晚，湖南长沙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现场，第8名被困人员被救出。图为众人合力将第8名被困人员送上救护车。中新社记者 杨华峰/摄

他又考虑到，现场截肢，势必要用到止血带，使用时长和压力如果控制不好，会对患者造成二次打击，甚至引发缺血性再灌注损伤等一系列并发症，严重的会出现肾衰竭，造成死亡。

她能说话，生命体征平稳，没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截肢。

在表达了观点后，黄俊结束值班，离开救援现场。后来，他通过医疗组的微信群得知，截肢的方案并没有执行。他认为，指挥部的最终决策是综合性考量，自己的意见并不关键。可能被考虑在内的因素还包括救援通道狭窄、没有实施手术的空间等。

在这位医生离开后的十几个小时里，消防员用撬棍、千斤顶挪开了压住8号右腿的预制板，又用充气垫分离了勾住她左腿的杂物。5月2日晚上7点多，8号幸存者离开了废墟，被送往湘雅三医院。

一条血管都没了

考验还没有结束。不能说腿保住了，只能说腿连着身体出来了。黄俊在湘雅二医院骨科的同事魏建伟说，连着，不一定活着。

2日晚上，这位医生忽然接到电话，请他去湘雅三医院一趟。在这家接诊本次倒塌事故伤者的定点医院，骨科主任罗令已经见到了8号。这一晚，同为8号而来的还有湘雅医院院长雷光华、湘雅名医唐举玉等。他们都是骨科专家。

魏建伟骑上电动车，几分钟就赶到了。他直奔手术室，一进门，看见了那双脚。

还能不能保住？他暗自担心，戴上手套，摸皮温，摸血管的搏动、测试毛细血管的充盈程度，都不理想，希望不大。

右脚比左脚的情况好一点，但足背和足底鼓起了梨子大小的水泡。这是长时间挤压足部的力量忽然消失后，组织液充盈造成的。在专家到齐之前，魏建伟要了止血带，先把这两个水泡抽掉了。

所有专家看到她都要倒吸一口凉气。罗令回忆，没见过压这么久的，做好了现场截肢的准备，但社会各界都希望保住她的腿。

8号20岁出头。见过太多可怖外伤的罗令忍不住想，这孩子遭遇事故，受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如果肢体还保不住，会是多么大的打击。他想保住8号的腿，不是因为社会的关注，而是为了她未来能更好地融入社会。

与此同时，从专业的角度看，罗令又必须理性。被压几十个小时后，8号左腿的胫前动脉、腓动脉没了，胫后动脉到踝关节平面也没有供血，可以说，一条血管都没了。要命的风险还有很多，比如组织继发性坏死、横纹肌溶解和筋膜室综合征，硬保，搞不好命都保丢了。

命保不住，还谈什么脚。魏建伟也说，他记得此次事故中的一名幸存者，大腿被压太久，获救后曾发生心跳呼吸骤停。对8号来说，要是双腿坏死组织的细胞已经严重损害内脏功能，就要尽快截肢救命。

一份忽然递到手术室的报告，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群专家的焦虑。根据最新的化验结果，8号的肝肾功能指标还不算太差。大家决定，马上手术，在术中继续评估。

手术刀首先切除了8号左腿被压处坏死的皮肤，然后打开一系列包裹着肌肉的筋膜室。魏建伟记得，那里的肌肉呈现出缺血性的暗红色，手术室里能闻到一股异味。医生们清理了所有坏死的组织，小心地保留肢体屈伸活动所需的肌腱部分。

接着，他们对血管和神经进行松解，将它们分清、捋顺，减轻压力。在这些操作完成后，医生们松开了绑在8号左腿上的止血带，很快观察到，被切开的皮肤边缘，出现了轻微的渗血。

对其他外科医生而言，术中患者出血往往预示着危险和操作难度的增加。但在这群按胳膊接腿的医生的手术台上，出血更有可能是大好事，表示血管完好，血流通畅。有血运，肢体才有可能恢复功能。

看到出血，这条腿一定要保了。魏建伟说，他们随后处理了8号的右脚。他记得，唐举玉教授格外细心，要注射剂器，亲手把脚趾上的微小水泡一个一个抽掉。

术后的风暴

午夜时分，魏建伟回到家中。妻子和两个女儿早就睡着了，他脑子里复盘着刚才的事。

从手术的情况来看，8号的腿恢复了一定的血运，但还远没能到成功保腿的时刻。肢体看起来还在，但伤口会不会感染，会不会出现并发症，能不能恢复功能，都是未知。他记得那是两条瘦弱的腿，担心它们走不出术后的所有风暴。对罗令来说，手术仅仅是个开始。8号转入重症监护室后，他带着4名年轻医生值班，每半小时查看一次血运。

术后第二天中午，8号的左脚发生了静脉栓塞，皮肤表面有明显紫绀，针刺脚趾，不出血。触诊皮温，冰凉。罗令判断，这是缺血组织恢复血液灌注后引发的二次损伤，肢体严重水肿，再度导致组织缺血和淤血，这只脚又危险了。

罗令和团队为8号实施了第二次手术。术后，从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他和3位年轻医生监测血循环指标20次。其间，静脉栓塞再次发生，他们就在病床旁紧急处理。

缺血再灌注、动静脉栓塞及受损组织的反复水肿将在未来48小时内多次对血运造成冲击。罗令在笔记中写道，这位医生习惯用绘画和文字来做临床记录。

针对8号的记录很长，受损水肿危险是每隔几行就会出现。3天内发生了4次严重的水肿冲击，

患者还要过感染关、组织坏死关。罗令认为，8号正处于保肢的关键时期，但危险期已经过去一大半，湘雅三医院为这位伤者配置了来自内科、外科、营养科和心理科的医疗团队，总体情况正在向好。病情危重的8号只是医生需要面对的幸存者之一。

4月29日，倒塌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罗令已经接到指令：守在医院。现场救出的幸存者，会被送到急诊，接受一系列检查和治疗。

罗令记得，有个小姑娘，18岁，学护理专业，自救能力强，送来时只有软组织挫伤。有一位女性，骨盆骨折，要等经期结束才能手术，但她状态很好，每天都在病房里读喜欢的书。8号之前来的6号，小腿开放性粉碎性骨折，腿骨戳穿了皮肉，但复位情况良好，等待骨折愈合。8号之后来的9号，被压了88个小时，现在每天活蹦乱跳。10号，被压133个小时，也要保肢，还在观察期。

截至5月6日凌晨3点03分，湖南长沙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现场救援工作已经结束，被困、失联人员已全部找到，获救10人，遇难53人，其中不少是长沙医学院的大学生。

我带的研究生，有些就来自长沙医学院。魏建伟遗憾地叹息道，那份名单在医务工作者看来格外痛心，因为他们就是未来的我们。

4月30日，这位医生接到指令去现场，也作为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成员。刚抵达的时候，他有点蒙。我们临床经验丰富，但没去过这种现场，当年去汶川（参与震后救援）的都是我们师父一辈的人。

魏建伟看着吊装、起重都在运行，消防员忙碌穿梭，却等不到幸存者出来，着急怎么这么慢，有生命迹象就赶快拉出来呀。待了一天以后，他不再这么想了，救援难度太大了，长沙下了两天大雨，埋在下面的人一滴雨都没感觉到。

5月1日夜里，他收到快到现场地呼叫，赶忙站到离废墟最近的地方。3辆救护车排在最前面，二三十位医护人员和他一起等候，6、7、8号可能要出来了。

从午夜12点到第二天3点，每次传来一点响动，大家就激动起来。魏建伟知道，前序救出的幸存者中，有一位出现了挤压综合征，他思忖着，再出现的话，要不要截肢来阻断坏死物质吸收；一位幸存者骨盆损伤，出血量大，这位医生也作好了准备，待会儿若有相似情况，自己要先上，加重包扎；如果幸存者有脊柱伤，搬运要格外小心。在等待的时间里，医生们互相提醒、讨论着，手套戴了又脱，脱了又戴，反复五六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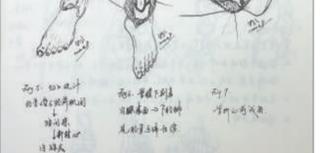
他们太想救人，他们希望，有人可以让他们放心。

罗令见过此次事故几乎所有幸存者，他说，奇迹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获救的几个女孩，都格外坚强，对生命有着执着的渴望，撑着她们熬过废墟下的数十个小时。在手术后、在换药时，络合碘、盐水冲刷伤口，没有一个人哭。但他也深知，很多遇难者根本没有机会坚强。魏建伟则表示，医生救了这几个人，但救不了的人，他们的家庭又该如何面对，不要再出现类似的情况了。

5月1日，长沙印发《关于迅速开展居民自建房大排查大整治的通知》，在全市全面启动自建房大排查大整治行动。5月7日，国务院安委会召开全国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电视电话会议，会议要求开展全国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

不久前的一天，罗令带人走进病房，看见小姑娘在笑。笑容很奇怪，似乎是看着这群穿白大褂的人，却又对上眼神。她走到病床前，仔细问过，才发现这姑娘是个近视眼，700度，眼镜留在废墟里了。

医院赶紧给她配了副新眼镜。戴上之后，她对医生说：我想看看我的腿。



罗令图文笔记中的一页。受访者供图

以让他们救。

我们医的是人，不是伤

魏建伟在现场没有等到8号，但在手术室里见到了，他多少有点安慰。

那个数字8，变成了他眼前真实存在的小姑娘，在医生接诊时她会轻轻地说好痛。她姓刘，名字好听，父母守在手术室外。她那么年轻，还有好长的人生路要走。后来听罗令说，小姑娘经历了术后险情，还是一天比一天好，魏建伟陷入了反思中。

为什么我第一眼看到时，会觉得保不住。他反复想，什么才是对患者最好的决策。在临床实践中，有患者为保住肢体，花费巨大，功能恢复不理想，如选择技术成熟的义肢。有患者对身体的完整性特别执着，却不知道，坏死的组织可能危及生命。在灾难事故这种极端的场景下，如何采取特殊的措施。

2019年下半年，他接诊过一位伤者，一条手臂被水泥搅拌机截断，是工友抱着断臂送来的。事故发生已经4小时了，先接骨头肯定来不及，魏建伟剪了两段输液器软管，把断臂和躯干的血管先连接起来。后来，那位伤者的手臂，恢复到可以开车。

罗令坦言，8号接受第一次手术前，他们曾做过一次严谨的截肢评估，在那份按照国际标准制定的特殊器官切除审批表上，她伤情的综合评分已经超过标准线，专家们还是决定，切开看看。

评分是死的，人是活的。罗令说，我们医的是人，不是伤。

这位创伤医学专家见过各种最惨烈的车祸伤、坠楼伤，有人来医院时费用不够，救下去就是无底洞，救不救？他认为，除了学识和经验，医生还得有担当。我尽力了，这是我的尊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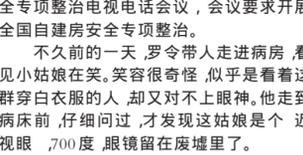
他尽力守护的那个小姑娘，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她想喝橙汁，想吃苹果，对医护人员总是客客气气。罗令最想看到的，还是她走起来，跑起来。目前，除了左大趾和右小趾血运稍差，她的腿基本安全。

罗令见过此次事故几乎所有幸存者，他说，奇迹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获救的几个女孩，都格外坚强，对生命有着执着的渴望，撑着她们熬过废墟下的数十个小时。在手术后、在换药时，络合碘、盐水冲刷伤口，没有一个人哭。但他也深知，很多遇难者根本没有机会坚强。魏建伟则表示，医生救了这几个人，但救不了的人，他们的家庭又该如何面对，不要再出现类似的情况了。

5月1日，长沙印发《关于迅速开展居民自建房大排查大整治的通知》，在全市全面启动自建房大排查大整治行动。5月7日，国务院安委会召开全国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电视电话会议，会议要求开展全国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

不久前的一天，罗令带人走进病房，看见小姑娘在笑。笑容很奇怪，似乎是看着这群穿白大褂的人，却又对上眼神。她走到病床前，仔细问过，才发现这姑娘是个近视眼，700度，眼镜留在废墟里了。

医院赶紧给她配了副新眼镜。戴上之后，她对医生说：我想看看我的腿。



5月6日零点，罗令（右）和汤逸夫、黄煜煌博士在处理伤者肢体上的水泡。受访者供图

不久前，上证指数跌到3000点以下的那天，除了办公室比往常更安静些，基金经理过蓓蓓感觉一切如常。

她早上7点就起床了，自从3月23日住进公司，她总是睡得不安稳。会议室透光，过道有细微动静，灯光就照进来。8点半到9点是公司每日的晨会时间，如今在线上举行，研究部门的同事分享最新的市场信息。9点半，A股开盘了。根据上一个交易日客户的申购赎回情况，过蓓蓓调整了相应基金的持仓组合。到下午收盘，她计算了一下几只基金的份额，有增有减。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交易日。

作为汇添富公司的一名基金经理，过蓓蓓管理着多只指数基金。上海实行分区封控，她就住到了公司。对很多像她一样的上海金融从业者来说，刚过去的4月，疫情凶猛，但中国金融的这颗心脏，跳得还算平稳。

上海证券交易所完成18只新股上市，平均1.7天新增一只，只是线下的敲锣仪式搬到了线上。市场上近4000只主动权益基金净值处在下跌周期，但在上证指数3000点拉锯战中，不少基金的份额在增加，一些投资者相信这是机会。债券市场的交易总体平稳，但不如平时活跃，一位债券交易员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询价的买家不多。

最初焦虑是正常的。刚开始是有些兵荒马乱的。德邦证券运营管理中心总经理唐亮记得，3月27日晚8点23分，看到上海发布微信公众号推送的浦东浦西分区封控消息后，公司紧急召开了远程会议，安排应对措施，他得去公司驻场。

原来乐观估计顶多一个星期。当晚10点左右，唐亮带着几件冬衣从浦西的家中出发，驱车近一个半小时到达公司，中途还帮一位值班的同事取了换洗衣物。此时距离通往浦东的大桥、隧道封闭只剩不到40分钟。

有些交易是必须要在公司完成的。唐亮所在的部门负责整个公司日常交易的清算、保证金的管理及结算风险的防范。清算业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上百亿资金的结算安全关系到每一个投资者的努力和心血。

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唐亮和同事每天要完成15个交易批次、几百笔销售的结算，将数据报送基金业协会、各个登记公司等。上午9点是OTC的申购和港股通业务，10点有三方两融业务，11点是TA申购业务。下午1点，资金调整、OTC赎回业务，每一笔交易都要被清晰记录。特殊时期，他会根据交易批次结算的时效重新分配任务。时效3小时的交易批次安排远程做，1小时之内需要完成的，就交给现场去做。

在唐亮看来，居家无法保证业务的执行效率，无论是网络延时还是机器性能都有可能造成结算的偏差，相差数秒可能给巨额资金结算带来风险，这是他们难以承受的。

国泰基金直销柜台经理黄灵杰能明显感觉到市场最初的焦虑。上海实施封控管理后，客户咨询的电话多了，有担心疫情影响交易的，有关心申购、账户查询情况的。

一名买了两年封闭式基金产品的客户在上海封控不久后就打来电话询问，是否可以卖出。她在电话里向黄灵杰大倒苦水，抱怨亏了很多，后悔买了该产品。安抚好客户后，黄灵杰看了一眼这只产品的最新净值，还维持着百分之十几的收益，她忍不住笑了，疫情下，焦虑也是正常的。

为了应对封控管理，上交所通过适当延长项目办理时限、建立发行服务绿色通道、放宽报送要求等相关措施做了优化。

比如针对债券业务，沪市30条明确，疫情防控期间，暂缓计算公司债券、资产支持证券的反饋意见回复时限和中止时限。发行人受疫情影响，不能及时更新财务报告的情况，可以向上交所申请延长有效期。

考虑到因疫情原因无法获得相关签字、盖章的情况，可先由主承销商出具说明，后续及时补充提交签字、盖章文件等。合规经营是资管行业的生命线，黄灵杰说，根据沪市30条，公司很快作出预案，因此大部分业务都能稳定开展。

上交所发行承销管理部的工作职责之一，是服务上市公司发行工作、优化流程，为投资者守住IPO的大门。相关负责人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他们的很多工作都转为了线上。除此之外，一切如常。

3月1日以来，上交所通过电子业务系统正常受理企业发行承销方案，安排30余家公司启动IPO发行，鼓励企业和主承销商通过互联网、电话方式正常开展路演推介。其中，在疫情最吃紧的近一个月时间里，仍有18家企业在沪市主板和科创板上市，募资金额共计561.93亿元。与此同时，上交所还安排人员值守值守，保障投资者能按正常流程完成IPO公司的网上网下申购。

客户活跃度不够高。如果细心观察，仍能发现市场的不寻常之处。黄灵杰注意到，这段时间，身份证1100 4403 4401开头的客户业务明显增多，310则大量减少了。这表示，北京、深圳、广州的客户业务多，上海的少。

唐亮的清算压力也不如往常，他们关注业务量的峰值，市场越活跃结算处理的量越大。基金行情寡淡的时候，可能每天只有二三十家公司有代销业务，活跃的时候，可能有几百家。目前，上证指数徘徊在3000点附近，客户活跃度不算高。

国泰基金公司债券交易员魏伟的感受是，询价的对手方变少了。债券一般是场外交易，买卖双方分散于全国各地，通过电话、计算机系统进行交易。

一般情况下，基金经理和投资经理会下达询价指令，交易员按照指令对外询价，谈好价格和数量后通过中介做市商进行交易，成交后成交单自动回到后台运营清算。

这份工作要求从业者对数字有很强的敏感性，思维活跃、反应敏捷、有良好的市场分析和预测能力。魏星面前常年放着3台电脑主机、4块显示屏，一块用于和经理的交流，两块安装了交易系统，用于交易下单，剩下的连接着系统前台，用于日常办公。

完成一单交易需要很多机构配合，现在驻场人员少，对交易活跃度会有一些影响。她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过去一单交易至少有数个主体会进行询价竞价，想真正完成交易要几轮来回，但最近交易没那么活跃了。她猜测，很多有意愿的经理可能封控在家，操作不便，不愿意频繁交易。

近期的A股市场，长期以来，新股不败的现象出现了变化。最近跌破发行价的公司数量稍多些，一位不愿具名的证券分析师认为这是正常的。价格本来就是市场化博弈的过程，股市有风险，大家对这个市场应该有一个认识深入的过程。

大家还是非常关心市场的。万得数据显示，截至5月6日，普通股票型基金指数和偏股混合型基金指数今年以来跌幅分别达23.84%和23.68%。市场上近4000只主动权益基金中，高达三分之二的基金净值在今年创下成立以来最大回撤。有基金经理感慨，我们在办公室住了一个月，股市还这样，特别没有成就感。

过蓓蓓没把自己的工作看得特别厉害。几乎每天收盘后，她和公司投研团队的同事们，都会做线上直播，分享自己对行业的看法和趋势的判断。上海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观看直播的人数增多了，原来一场只有二三十万人观看，这段时间能有五六十万，最多的一次超过了百万，大家还是非常关心市场的。

过蓓蓓是2015年6月加入汇添富的，8月开始管理自己的基金。这几年，她经历了市场几次大涨大跌的行情，心态平稳了很多。没有人能够百分之百准确判断那个低点在哪儿，但是市场运行的历史，每次都能证明，成功的投资终将属于乐观者。她说。

她记得2018年年末的股市波动，当时她也有些紧张，恰逢新基金建仓，她也更谨慎调整基金仓位，为了增加投资者信心，她还经常和渠道部门的同事外出路演。同事打趣她：要珍惜大盘2500点时还帮你卖基金的销售。到2019年年中，市场行情明显好转了。

受人之托，代理理财是公募基金行业的初心和使命。过蓓蓓说，基金的涨跌最终还是由市场决定的，经济有周期，市场就会波动，作为基金经理不可能拿着投资者的钱去给市场托底，在行情不好的时候，只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尽量减少大家的亏损。最近，她观察到资金总体上还是在不断流入市场。

过去一个月，被封闭在公司的唐亮，每天会不下20次走到办公室窗前，对着窗外的绿地发呆，他有些想念家人。晚上，忙完手头工作，唐亮的同事们会在办公室一角和家人视频。唐亮也会通过屏幕看见11岁的女儿。女儿不停地问：爸爸很想你，你什么时候回家？唐亮总说，快了，快了。

过蓓蓓仍在坚守。有人把这段时间这群金融从业者的努力称为上海金融保卫战，她觉得夸张了，像以前一样，保持平稳运行而已。

5月6日，上海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53例和无症状感染者3961例，相关负责人在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自4月22日以来，全市疫情报告阳性感染者数量连续两周呈现下降趋势，全市累计7个区实现连续两周社会面基本清零。

同一天，新股嘉环科技在上海主板上市，当锣声响起，上交所依然运转顺利。

钱包保卫战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张均斌

最初的焦虑是正常的

刚开始是有些兵荒马乱的。德邦证券运营管理中心总经理唐亮记得，3月27日晚8点23分，看到上海发布微信公众号推送的浦东浦西分区封控消息后，公司紧急召开了远程会议，安排应对措施，他得去公司驻场。

原来乐观估计顶多一个星期。当晚10点左右，唐亮带着几件冬衣从浦西的家中出发，驱车近一个半小时到达公司，中途还帮一位值班的同事取了换洗衣物。此时距离通往浦东的大桥、隧道封闭只剩不到40分钟。

有些交易是必须要在公司完成的。唐亮所在的部门负责整个公司日常交易的清算、保证金的管理及结算风险的防范。清算业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上百亿资金的结算安全关系到每一个投资者的努力和心血。

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唐亮和同事每天要完成15个交易批次、几百笔销售的结算，将数据报送基金业协会、各个登记公司等。上午9点是OTC的申购和港股通业务，10点有三方两融业务，11点是TA申购业务。下午1点，资金调整、OTC赎回业务，每一笔交易都要被清晰记录。特殊时期，他会根据交易批次结算的时效重新分配任务。时效3小时的交易批次安排远程做，1小时之内需要完成的，就交给现场去做。

在唐亮看来，居家无法保证业务的执行效率，无论是网络延时还是机器性能都有可能造成结算的偏差，相差数秒可能给巨额资金结算带来风险，这是他们难以承受的。

国泰基金直销柜台经理黄灵杰能明显感觉到市场最初的焦虑。上海实施封控管理后，客户咨询的电话多了，有担心疫情影响交易的，有关心申购、账户查询情况的。

一名买了两年封闭式基金产品的客户在上海封控不久后就打来电话询问，是否可以卖出。她在电话里向黄灵杰大倒苦水，抱怨亏了很多，后悔买了该产品。安抚好客户后，黄灵杰看了一眼这只产品的最新净值，还维持着百分之十几的收益，她忍不住笑了，疫情下，焦虑也是正常的。

为了应对封控管理，上交所通过适当延长项目办理时限、建立发行服务绿色通道、放宽报送要求等相关措施做了优化。

考虑到因疫情原因无法获得相关签字、盖章的情况，可先由主承销商出具说明，后续及时补充提交签字、盖章文件等。合规经营是资管行业的生命线，黄灵杰说，根据沪市30条，公司很快作出预案，因此大部分业务都能稳定开展。

上交所发行承销管理部的工作职责之一，是服务上市公司发行工作、优化流程，为投资者守住IPO的大门。相关负责人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他们的很多工作都转为了线上。除此之外，一切如常。

3月1日以来，上交所通过电子业务系统正常受理企业发行承销方案，安排30余家公司启动IPO发行，鼓励企业和主承销商通过互联网、电话方式正常开展路演推介。其中，在疫情最吃紧的近一个月时间里，仍有18家企业在沪市主板和科创板上市，募资金额共计561.93亿元。与此同时，上交所还安排人员值守值守，保障投资者能按正常流程完成IPO公司的网上网下申购。

客户活跃度不够高。如果细心观察，仍能发现市场的不寻常之处。黄灵杰注意到，这段时间，身份证1100 4403 4401开头的客户业务明显增多，310则大量减少了。这表示，北京、深圳、广州的客户业务多，上海的少。

唐亮的清算压力也不如往常，他们关注业务量的峰值，市场越活跃结算处理的量越大。基金行情寡淡的时候，可能每天只有二三十家公司有代销业务，活跃的时候，可能有几百家。目前，上证指数徘徊在3000点附近，客户活跃度不算高。

询价的对手方变少了。债券一般是场外交易，买卖双方分散于全国各地，通过电话、计算机系统进行交易。

一般情况下，基金经理和投资经理会下达询价指令，交易员按照指令对外询价，谈好价格和数量后通过中介做市商进行交易，成交后成交单自动回到后台运营清算。

这份工作要求从业者对数字有很强的敏感性，思维活跃、反应敏捷、有良好的市场分析和预测能力。魏星面前常年放着3台电脑主机、4块显示屏，一块用于和经理的交流，两块安装了交易系统，用于交易下单，剩下的连接着系统前台，用于日常办公。

完成一单交易需要很多机构配合，现在驻场人员少，对交易活跃度会有一些影响。她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过去一单交易至少有数个主体会进行询价竞价，想真正完成交易要几轮来回，但最近交易没那么活跃了。她猜测，很多有意愿的经理可能封控在家，操作不便，不愿意频繁交易。

近期的A股市场，长期以来，新股不败的现象出现了变化。最近跌破发行价的公司数量稍多些，一位不愿具名的证券分析师认为这是正常的。价格本来就是市场化博弈的过程，股市有风险，大家对这个市场应该有一个认识深入的过程。

大家还是非常关心市场的。万得数据显示，截至5月6日，普通股票型基金指数和偏股混合型基金指数今年以来跌幅分别达23.84%和23.68%。市场上近4000只主动权益基金中，高达三分之二的基金净值在今年创下成立以来最大回撤。有基金经理感慨，我们在办公室住了一个月，股市还这样，特别没有成就感。

过蓓蓓没把自己的工作看得特别厉害。几乎每天收盘后，她和公司投研团队的同事们，都会做线上直播，分享自己对行业的看法和趋势的判断。上海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观看直播的人数增多了，原来一场只有二三十万人观看，这段时间能有五六十万，最多的一次超过了百万，大家还是非常关心市场的。

过蓓蓓是2015年6月加入汇添富的，8月开始管理自己的基金。这几年，她经历了市场几次大涨大跌的行情，心态平稳了很多。没有人能够百分之百准确判断那个低点在哪儿，但是市场运行的历史，每次都能证明，成功的投资终将属于乐观者。她说。

她记得2018年年末的股市波动，当时她也有些紧张，恰逢新基金建仓，她也更谨慎调整基金仓位，为了增加投资者信心，她还经常和渠道部门的同事外出路演。同事打趣她：要珍惜大盘2500点时还帮你卖基金的销售。到2019年年中，市场行情明显好转了。

受人之托，代理理财是公募基金行业的初心和使命。过蓓蓓说，基金的涨跌最终还是由市场决定的，经济有周期，市场就会波动，作为基金经理不可能拿着投资者的钱去给市场托底，在行情不好的时候，只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尽量减少大家的亏损。最近，她观察到资金总体上还是在不断流入市场。

过去一个月，被封闭在公司的唐亮，每天会不下20次走到办公室窗前，对着窗外的绿地发呆，他有些想念家人。晚上，忙完手头工作，唐亮的同事们会在办公室一角和家人视频。唐亮也会通过屏幕看见11岁的女儿。女儿不停地问：爸爸很想你，你什么时候回家？唐亮总说，快了，快了。

过蓓蓓仍在坚守。有人把这段时间这群金融从业者的努力称为上海金融保卫战，她觉得夸张了，像以前一样，保持平稳运行而已。